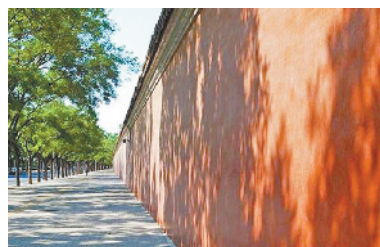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■ 史海钩沉



北京故宫城墙

### 老北京元城墙为白色？

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，记载了元代老北京城墙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他明确地写道，它被涂成白色。

元大都城墙东西7400米，南北长6650米，周长28.6公里，高约10至12米，完全由夯土制成，外面没有包城砖，采用的是宋代筑城法，即在墙内先设永定木，然后再加横向的经木，然后加土夯筑。

由于北京夏季多雨，土城墙容易被雨水冲刷浸泡、导致倒塌，因此在建城之初曾议以砖石包覆，但因财力不足而作罢。后元廷专门抽调军队，负责收割芦苇、编织苇席，每年入夏以苇席覆盖城墙墙体，民间俗称“蓑衣披城”。后因怕起义百姓放火烧苇席，改为每有墙体松垮塌方时临时征调民夫修补。

元城墙从建设到今，已有700余年，经长年雨水剥蚀，所剩无几，目前只存西段、北段遗址，共计12公里，高仅剩2.7—7米，为植被所据。可见，这种土墙就算涂成白色，遇雨也会被冲刷干净，且中原历来没有给城墙涂白的习惯，因白有丧的意味，老北京唯一涂色的城墙是紫禁城，用的是红色。

难道马可·波罗看错了？其实在他的传记中，类似错误层出不穷，比如他说“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，如同一块棋盘”，事实上，元大都都是长方形；他说“城墙底宽十步，愈向上则愈窄，到墙顶，宽不过三步”，显然也不准确；他甚至说宫廷的窗户中使用了玻璃，更是匪夷所思。

最奇怪的，是马可·波罗对卢沟桥的描写，说它有24个拱，可卢沟桥只有11个拱，还说它桥墩用石狮子装饰，但去过卢沟桥的人就知道，它桥墩上没有石狮子，只在桥柱上刻有石狮子，马可·波罗还说桥面上铺了雕刻花纹的石头，这亦不符合事实。这些离奇的细节，让人怀疑马可·波罗是否真的到过卢沟桥。

曾有人认为，马可·波罗说的是另一座桥，并非今天的卢沟桥，可按他游记记载的方位寻找，却没发现新的古桥遗迹。可见，他说北京元城墙涂成白色，恐怕也不靠谱。

到目前为止，中文史料中还找不到马可·波罗的任何证据，很多人怀疑其作品中所写的种种，并非亲身经历。当然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原本已佚，目前留下的抄本多达140多种，不同人在抄写中可能添入了新内容，但这也说明，这本书记载的内容未必可靠，引用时应小心。

摘自《北京晨报》

提起“抗战第一大捷”，人们往往想到林彪指挥的八路军“平型关大捷”。国内多位专家学者经多年考证认为：1932年3月由共产党员李延禄（后任东北抗联四军军长）直接指挥的镜泊湖连环战，是东北也是全国“抗战第一大捷”。

# 抗战第一大捷是哪场战役？

## 20匹马往返运手榴弹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驻吉林省的东北军王德林营长率全营500余官兵起义抗日，中共派王德林旧友李延禄去帮助他，并担任王任总司令的“国民救国军”参谋长。李延禄在军中建立了由中共秘密领导的700人补充团并兼任团长。

国民救国军1932年2月连克敦化、额穆和蛟河三县，队伍壮大到5000人，引起日军恐慌。关东军司令部急调天野第十五旅团等部，从敦化向镜泊湖进行“征讨”。日军兵分两路，以“北隔南攻”战略，对国民救国军发动钳形攻势。北面，以一个大队左右兵力占领海林、宁安，阻隔吉东的抗日救国军与北满的李杜自卫军联合作战；南面，同混合第八旅团主力共同集结到敦化，组建号称万人的天野部队，意图一举消灭活动在镜泊湖南湖头一带的王德林救国军，然后从南向北，占领整个吉林省东部。

大敌当前，李延禄说服王德林，利用镜泊湖一带的有利地形，在“墙缝”一带伏击日军。他们用20匹马往返多次，把救国军全部库存的手榴弹运到伏击地点。1932年3月13日清晨，当地爱国猎户陈文起为日军“带路”，将日军诱入我军埋伏圈，李延禄率700名补充团官兵随即打响战斗。

## 7000日军不足百人漏网

“墙缝”是夹在牡丹江和一个山坡中间的一条5华里长小路，路边耸立一人多高的石壁，时断时续，隔一段有个裂口，被称“墙缝”。小的缝隙只能露脸，大的缝口数米宽，埋伏两端可形成交叉火力。天野部队在人数、装备、训练、作战经验等方面都大大超过救国军，但因为“墙缝”独特的地形地貌，双方优劣势发生根本的转变。

陈文起把日军带到最远端的5号阵地后，李延禄一声令下，5华里长的战场上30多个袭击点（缝口）同时对敌发动袭击，7000多人的日军被分散在30多个缝口，优势兵力被化解。

“我们的勇士，三五成群布阵，



守大缝口的每组5人，守小缝口的每组3人，有的负责拧盖子递手榴弹，有的负责投弹，投累了轮换。”李延禄后来回忆。岩石高过人头，补充团战士躲在岩石缝口后扔手榴弹，日军的步枪、机枪无法伤及抗日战士。又因为战场狭窄，日军的炮弹飞过战线老远，失去用场。日军无论单兵作战能力还是协同作战能力，在这里都起不到作用，唯一的选择就是向30多个缝口冲击。但这样一来，等于主动向补充团战士喂食。据参战村民李长发说，岩石下敌兵一批一批倒下，肢体横飞，成堆成片的“死倒”垛，一片鬼哭狼嚎。

战斗持续10小时。根据战后打扫战场缴获枪支的数量，估算歼灭（含亡和伤）日兵至少3500人。而补充团战士由于伏在巨石缝下边投弹，伤亡风险大大降低，伤亡仅7人。

接着，李延禄又命参谋李延平、共产党员崔永贤率领矿工营，在“松荫（乙）沟”组织火烧伏击战，日兵的弹药遇火爆炸，死伤数千人。日军从火网里逃众武装多次袭击。据宁安县人民委员会1959年的抗日史料调查《关家小铺战斗简况》记载，逃出火网的日兵大约400人。这400残兵后来在“关家小铺”战斗中被击毙100多人，在“高岭子”战斗中又被击毙200多人。最后，7000人的天野部队成功西逃的不足百人。

## 历史真相是如何被淹没的

“镜泊湖连环战”毙伤日军数量，远比马占山的“江桥抗战”大得多，甚至比“平型关大捷”还大，但为何当时未产生大的震动，且记载的资料也很少呢？“这场战役真相是被矛盾和纠纷淹没的。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员张量说。

解放后，李延禄奉毛泽东之命回顾抗联四军历史，从1960年开始回忆、口述，历时19年，由著名作家骆宾基记录、整理，并于1979年出版了《过去的年代——抗日联军第四军回忆》一书，详尽叙述了“镜泊湖连环战”的战况：当时王德林领导的“国民救国军”和当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装李杜将军领导的“抗日自卫军”相互争功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因为，补充团虽归共产党地下党领导和指挥，但名义上是归“救国军”领导，而开始建立补充团的一万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。最后李杜和救国军领导王德林等人达成一致：都不公布这一辉煌战绩。

而另一方面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维护“皇军不可战胜”的谎言，在编造的《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》中，也隐瞒了天野部队曾到镜泊湖的史实。敌我都不提这事，致使当时的人对这场战斗知之甚少、真实记录也不多。（文中图片为东北抗日武装资料图）

摘自《长春晚报》